

蘇聯名劇譯叢

克裡姆宮鐘聲

包哥廷著 艾丁譯

B13 Z 21/19 08

天下圖書公司

克 里 姆 宮 鐘 聲

包 哥 廷 作
艾 丁 譯

天 下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一 九 五 〇 年 北 京

克里姆宮鐘聲

有所翻版
印翻准不

原作者 包哥廷

翻譯者 艾丁

發行者 葛一虹

出版者 天下圖書公司

印刷者 人民日報承印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北京第一版

(京) 1-4000

登場人物

潘漢兒

賣玩偶的婦人和其他小販們

老婦人

行人們

修道士

柴白林，安東·伊凡諾維奇，工程師

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們

兵士

穿長靴的男人

投機商人

柴白林娜，魯第亞·米哈洛芙娜，工程師柴白林的妻

瑪麗，她的女兒

魯第亞夫，羅力山大·米哈洛維奇，以前的水手

朱得諾夫，獵人

卡榮諾克，撞鐘者

安娜，朱得諾夫之妻

麗莎，她的兒媳

史圖普加

麗莎的孩子

瑪魯霞

列寧，烏拉第米爾·伊里奇（伊里奇）

羅曼，朱得諾夫之子，麗莎的丈夫

丐婦

修理匠助手

有鬚的修理匠

修理工頭

老婦人

懷疑論者

受驚的太太，懷疑論者之妻

樂天主義者

編織毛線的太太，樂天主義者之妻

厨子（普拉斯柯雅）

房客委員會主席

軍人

列寧的秘書

鐘錶匠

斯大林

捷爾仁斯基，肅反委員會（Cheka）主席

英國人，名作家

軍人們

平民們

第一幕

第一場

莫斯科伊維爾斯基門 (Iversky Gate)。聖像前點着油燈的神龕。四月的黃昏。一位肥胖的，臉紅紅的女人，賣着玩偶。在附近，一個穿着冬天的外套的男子，他是一位投機商人，來回走着，找尋主顧。莫斯科的市民們遊蕩着。他們穿得又可憐又古怪。他們是倚靠「救濟口糧」爲生的。

流浪兒：（唱着）

呵，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他們將要把我埋葬。

沒有一個人會知道

我的墳墓將在哪處。

賣玩偶的婦人：綬子玩偶，綢子玩偶，錦緞的玩偶呵。價錢劃一——七百五十盧布，孩子們最好的禮物呵。

各種小販的聲音：來路貨，去皮的——最細的燕麥粉。滋味適口，比肉都好。只要貨物——不要現錢。

只要貨物呵！軍用靴子，逃兵們戰前的皮靴呵——

有人要波爾塔瓦（註一）的豬油麼？是我自己從波爾塔瓦帶來的，又結實又新鮮的豬油呵。

我要交換金戒指——訂婚戒指呵。

糖精，科學製劑，和砂糖一樣的好呵。氣味芬芳——賤得要命呵。

皮帶，皮帶，皮帶呵！

衛生的緞子腰帶和奶罩呵。不含糊，又時新，又合乎醫學呵！最新的樣式——直接從巴黎來的。

老婦人：花邊——布魯塞爾，巴黎，夏蒂利（註二）來的。

流浪兒的聲音：（玩着紙牌）

（註一） Poltava 烏克蘭東北部之城市，在哈爾科夫（Kharkov）西南——譯者。

（註二） Chantilly 法國北部之商鎮，在巴黎以北——譯者。

喂，你這張「愛司」(ace)是從另外一付牌裡抽出來的！(打了起來)我用這次革命來發誓！

把錢放回原來的地方去。

不要打了。我把它放回去。

如果你想玩的話，可不能再不老實了。

我用這次革命來發誓！(賭博繼續下去)

我賭五十萬的大數目。

聽起來倒漂亮，可是在那裡呢？把它擺出來。

在這裡。

留心你的次序！不要慌。

行人們：你聽到關於掃帚星的事了麼？他們說，它比月亮還要大點，並且還有一條紅的尾巴呢。

掃帚星才是胡說八道呢。但是，英國無論如何是會勝過布爾塞維克們的。(一位修道士緩緩的穿過人群，眼睛下垂着)

修道士：(用種低而清晰的聲音)黃金鑄成的老十字架，交換麵粉。

行人：你也有鐘麼？

修道士：怎麼，你有買主麼？

行人：你這個猶大！（註）如果你有機會的話，你早就把伊維爾斯基的聖母瑪利亞都賣了。

流浪兒：喂，夥計們，瞧！那個賣火柴的工程師來了。讓我們從他的口袋裡把所有的錢和紙煙都弄走吧——他一定會帶着哭腔說：「你們這些壞孩子！」（柴白林上場。他的臉刮得很光，他那灰色的頭髮和鬍子，都修剪得恰到好處。頭上是一頂工程師的鴨舌帽，在他的舊外套下面，可以看見一件工程師制服的短上衣。他戴着一條白硬領，和一條昂貴的領帶）

柴白林：（在牆邊找了個地方）戰前的安全火柴，拉普洵（Lapsin）工廠製造的。（停頓了一個頗長的時候）戰前的安全火柴，拉普洵工廠製造的。

流浪兒：囉，工程師。

柴白林：哈囉，小傢伙。

流浪兒：你怎麼樣？

柴白林：同你一樣的糟糕。

流浪兒：去你的吧。你住在一間房子裡，而我却住在一個空桶裡。

柴白林：不久我也要搬進一個桶子裡去了。

流浪兒：先撤了，然後再發牢騷吧。你今天弄到多少錢呢？

柴白林：我不知道。

流浪兒：我們會給你數一下的。

柴白林：怎麼？

流浪兒：在算術班上，我一向都是第一。（孩子們搜索着柴白林的口袋，把他們可以弄到手的錢都拿走了）好了，繼續作你的買賣吧，工程師。我們會轉來看你的。孩子們，跑到特維爾斯卡雅（Tverskaya）街去怎麼樣？在那裡，我們會得到免費的粥喝呢。（唱）

呵，我們沉沒了他們的船

在古老的頓河上。

魚兒現在正吃着

白軍的肝臟！

一個小販：皮帶呵！皮帶呵！（孩子們搶了些皮帶，逃跑了。從台外傳來了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們的歌聲）

一位婦人的聲音：呵，我的天呵！請把我藏起來吧，我弄到許多塊豬油，在我的裙子下面——我到處縛的都是呵！（士官生們走過）

賣玩偶的小販：給小寶寶們最好的禮品呵。緞子玩偶，綢子玩偶，錦緞的玩偶呵。（一位紅軍兵士停在她的旁邊）

兵士：多少錢呢？

賣玩偶的小販：七百五一個。

兵士：簡直是搶人麼！你把錢當作什麼了？這不過是個玩偶罷了——它有什麼好處呢？

賣玩偶的小販：你不需要它，你可以繼續走你的路。

兵士：不需要它？我當然需要的。來吧，讓我們來談生意——多少錢？

賣玩偶的小販：七百五。

兵士：打對折，怎麼樣？

賣玩偶的小販：如果你要開玩笑，就到別處去。

兵士：來吧，拿五百吧。無論如何，你自己明白——這不是一匹馬。它不過是一個玩偶——一個玩具

呵。

賣玩偶的小販：如果你自己什麼都不懂的話，就不必說了。你碰它們作什麼呢？

兵士：好吧。那麼，你把最大的那一個揀出來吧。

柴白林：你是按重量來買它們麼？

兵士：見鬼——你連我為什麼要給你這樣大的價錢都不知道。（注視着婦人）大嫂，不要把那個斜眼

的給我吧。

賣玩偶的小販：笨貨！那不是斜眼——是她的臉上的一種表情。

兵士：如果你的價錢一點也不能少，至少你也應該給我頭等貨呵。（向柴白林）對吧？

柴白林：你要一個玩偶作什麼呢？

兵士：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我要把它帶給一個小姑娘，我的女兒。我是從前方回家的——我已經解職了。需要買點禮物。火柴怎麼賣呢？

柴白林：我不跟人蓋要價錢。

兵士：它們能擦燃吧？

柴白林：我從來都沒有騙過人。

兵士：我可不知道。昨天我買了一塊麵包。我咬了一口，是苦的。我把它丟給了狗，狗連碰都不去碰它。如果它們保險用的話，我就給你一條這樣的錢票，把它們貯存起來。在所有的鄉村裡，都缺乏火柴。唉這些日子，一切都缺乏呵。（打開一長條錢票）我們成千成萬的捲着，真像活在天堂裡呢。

柴白林：兵士，你打仗很久了麼？

兵士：自從帝國主義戰爭轉變成內戰以後就參加了。

柴白林：是的。但你得到的却並不多，兵士——不過是一個玩偶和一包火柴而已。

兵士：不論是什麼，它總是禮物呵。好了，如果我繼續和你談下去，我就會誤了火車的。現在是什麼時候？

柴白林：我不知道。克里姆林的鐘不再響了。

兵士：它怎麼了？閉上眼了麼？

柴白林：不錯，我的朋友，這個國家的主要的鐘是閉上眼了。克里姆林的鐘聲再也不響了。祝你和你的玩偶一路愉快，兵士。

兵士：你這樣的談話不會使我混亂的——我在各處受過的打擊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要不小心的話，你自己就會碰壁的。

柴白林：你覺得那就會使事情好一點麼？不，不會的。

兵士：會不會我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讓你碰一次壁，那也許是一件好事。好了，再見。我得趕快呢。（下場）

穿長靴的男人：來呵，全是有趣味的，反宗教的文學作品呵。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著的『丈夫外出太太作些什麼。』『梭羅古勃伯爵（Count Sologub）百種笑話及逸事集。』（走得看不見了）

柴白林：（向賣玩偶的小販）克里姆林的鐘聲沉默了。關於這事，你有什麼意見呢？

賣玩偶的小販：我的鬧鐘給丟在櫃子裡，也停了。我還不知道該到那裡去修呢。

柴白林：對不起，但是，你剛纔所說的話是愚蠢的。

賣玩偶的小販：如果你是他媽的這樣聰明的話，爲什麼要對於愚人浪費你的口舌呢？

投機商人：來路貨，去皮的，最細的燕麥粉。滋味適口，比肉都好。貨換貨，只換貨物呵。

一個小販：你願意拿一條圍巾麼？

投機商人：要看情形。

一個小販：純粹奧倫堡（註）的毛線。從來沒有用過。

投機商人：你的圍巾在那裡？

一個小販：你的燕麥粉在那裡？

投機商人：離這裡不遠。我是一個誠實的商人。不要害怕吧。

柴白林：聽着，賣燕麥粉的——

投機商人：是的，老爺。

柴白林：如果倫敦威思敏斯特寺院的鐘聲不響了的話，一個英國人會說些什麼呢？

投機商人：我實在說不上來，老爺。

柴白林：英國人一定會說：英國是完蛋了。

投機商人：完全可能。完全可能。

柴白林：賣燕麥粉的，那意思就是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

投機商人：你應該在家裡同你的太太討論這事，老爺，而不是我們呵。

（註）Orenburg 俄國城市，在烏拉河上，薩馬拉（Samara）對面——譯者。

賣玩偶的小販：如果你願意讓『契卡』（註一）把你捕去，但憑尊便。我們可不願意。

投機商人：爲了這樣的談話，老爺，他們就可以讓你去作工，打掃外屋——那就會成爲你的寺院的。

賣玩偶的小販：總而言之，你到處溜着，行動上活像個反對蘇維埃的自由主義者，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還真有勇氣——同我的主顧們談着，還暗暗的加進一些反對克里姆林的宣傳！如果你不喜歡『紅黨』的話，爲什麼不逃到克里米亞和烏蘭該爾將軍（註二）那裡去呢？你又不是蘇維埃的投機者。我在這裡向你大聲嚷着你却翻起了你那鼻子，連答理都不答理我，你真是個漂亮的耶蘇——沒有門徒的耶蘇呵！

修道士：（遠遠地傾聽着這場爭論）我用黃金交換麵粉。修道院裡的，古老的，純粹的黃金呵，交換麵粉。（走向柴白林）剛纔我已經考察過你，並且也想過了——烈火正在你的心裡燃燒着呢！

柴白林：對不起，我從來沒有同僧侶們打過交道。

修道士：那是由於錯誤的思想呵，我的朋友。現在，僧侶們已經被踐踏在腳下了，可是，結果是什麼呢？

（註一）Cheka 蘇聯之「肅反委員會」——譯者。

（註二）General Wrangel 舊俄將軍。十月革命後，在白軍鄧尼金（Denikin）之下活動，後繼之指揮俄國南部之白軍。失敗後逃往國外，死於布魯塞爾——譯者。

柴白林：可是，我想，特別是同你談話，就會更討厭呢。

修道士：你已經離開了岸邊——你會淹死的，我的親愛的先生！

柴白林：我再說一遍：我同僧侶或騙子是沒有什麼交道可打的。

修道士：你是一個魔鬼——你就是那樣的東西！

柴白林：滾開我這裡，你這個老騙子。

修道士：你自己才是騙子呢！

柴白林：我會槌你的鼻子的！

修道士：我發誓，你是給鬼迷住了！你是發了瘋，在胡說八道！（當修道士下場時，工程師的妻子柴白林娜走上。她大約四十歲了，但是，看起來，她的面貌和行動要年輕得多，並沒有衰老或是不漂亮的痕跡。她穿着很好的冬季衣服，頭上還有一條溫暖的，毛織的圍巾。）

柴白林娜：安東·伊凡諾維奇！你又吵架了麼？

柴白林：我是生活在大街上的。

柴白林娜：誰強迫你生活在大街上呢？誰把你趕到大街上來的？我知道是並沒有人呵。

柴白林：政府。

柴白林娜：我實在不能理解你。

柴白林：當你的理解力稍微強了一點的時候，我們會談到這個的。而一般的說來，我勸你還是多用點